

弹道无痕

1995年卷·小说

徐贵祥 著

21 SHIJIWENXUE
ZHIXINGCONGSHU
1995NIANJUAN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
1995年卷·小说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弹道无痕

徐贵祥 著



63734



Z0020173

弹道无痕

徐贵祥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河北省深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 1/2 插页 4 字数 174000

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—5306—2159—9/I·1926

定价：12.00元

顾问 冰心 艾青

编审委员会

主任 冯牧 袁鹰

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

委员 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白描 孙玉石 亚方 朱盛昌

朱向前 吴思敬 何志云 张锲

张凤珠* 张守仁* 张韧 杨匡满

周艾若 高洪波 秦晋 陶泰忠

崔道怡* 雷达 缪俊杰 韩瑞亭

(注: *号者为常务编审)

总策划 白亚南

出版委员会

主任 张锲 梁衡

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

委员 徐立岩 张铁军 甘以雯 陈爱仪

林莽

总序

冯牧 袁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，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，在内忧外患，雷电风霜，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，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，以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（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）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 100 年来，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，胼手胝足，前赴后继，披荆斩棘，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，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，云蒸霞蔚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，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

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、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。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《奴隶丛书》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

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 100 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60 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的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得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 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笑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本年丛书的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。盛夏骄阳似火之日，我们集中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处所，远避尘嚣，于清涼宁谧气氛中，平心静气，融洽无间地

确定本年度佳作之后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，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涛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，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《奴隶丛书》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10 年 20 年 30 年 50 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
是由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，由
白亚南先生任总经理的北京同
力制冷公司赞助，由冯牧、袁鹰
主持的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的
一项文学系统工程。此丛书意
在扶植文学新人，凡年龄在45
岁以下，具有创作潜力，但尚未
出过书的青年作家均可列入备
选范围。此丛书计划每年出版
一套。1994年、1995年卷由百
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责任编辑：甘以雯
封面设计：王书朋

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1995年卷

小 说

弹道无痕	徐贵祥
生活像条河	黄 薇
不朽的单相思	周忠俊
战争故事	廉 声
红锈	熊正良
清风冷看	鸽 鸽
石板路 水竹林	刘春来

散 文

倾斜的风景	赵翼如
我的湘西	彭学明

诗 歌

在瞬间逗留	沈 莏
寻觅光荣	辛 茹

理 论

叙事文学感染力研究	胡 平
-----------	-----

目 录

弹道无痕	1
潇洒行军	71
瞬间越野	148
一段名言	179
南风	194
年根	210
编后记	韩瑞亭 261

弹道无痕

一

推算起来，该是七十年代最后一个雪天。

载着新兵的闷罐子列车由东向西，经郑州再向北，过了黄河，便见窗外有几道纺线般的雪絮儿划下来，先是一团一团地在风中旋转，渐渐地有了铺天盖地的气势，很快就在旷野结起一层半透明的雪壳。及至到达终点，已是满世界银白。

卸车的地点是中原的阳安镇。说是兵站，其实也就是安在平原上的几道房子加两个水泥平台。周围几里路几乎看不见人烟。

半个小时后，由北向南又来了一列车。两股新兵几百号人，乱哄哄地散布在铁路两侧，像是萎缩在旱地里的绿皮萝卜。鹅毛大雪飘得尽情儿潇洒，风却刮得嘶嘶啦啦极刺耳。

后到的那列车上跳下个面皮白净的大个子新兵，缩起脖颈往四下里睃一眼，就禁不住一阵嚷嚷：“俺的个娘哎，宋连长说是武汉军区，俺还当是武汉大城市咧，咋这龟孙地

盘?”

无边无垠的大平原上，只见雪飘，不见草动。

偏碰上接兵的宋连长就在附近，听见高个子新兵咋唬，就站起来了，满脸不高兴，吼了一嗓子：“谁在那里嚷嚷？……王北风你人高马大的，还挺娇气是不是？你嚷个屁！”

那个叫王北风的新兵立马噤声，龇龇牙，骨碌着俩眼珠子往同伴们瞅了一遍，见大家都很同情，便将背包放在雪地上，一屁股坐下去。

宋连长又朝新兵喊：“都起来都起来，活动活动，别阴死阳活地蔫着，防着冻出了毛病。”

新兵们纷纷起立，开始活动。有跑的，有跳的，有扭的，各种稀奇古怪的动作都有。宋连长向乱糟糟的活动场所看了看，满意地咧咧嘴，突然伏下身去，支起一条胳膊，喊道：“李老一，来扳手腕子！”

李老一也是接兵的，班长级别，真实姓名叫李四虎，因为是一班长，而且是很老资格的一班长，便被尊称为“李老一”。见连长挑战，李四虎不屑地嘟哝了一句：“球，就你那两下子，别让我在新同志面前扫了你的威信。要扳，我就跟大个子王北风扳。”

宋连长笑了：“你小子欺负新兵算什么本事？”

李四虎反倒来劲了，拍着屁股起哄：“王北风你别听他瞎咧咧，我这是给你上新兵第一课，让你左手，上不上？”

宋连长也叫：“王北风你过来，别让李老一的气势汹汹所吓倒。他是纸老虎，你代表你们新同志露一手。”

王北风又往新兵的队伍里看了一眼，新兵们都不吭气，只是拿眼向王北风传递着很复杂的情绪。同车的新兵都怕

李四虎，知道这是个老兵油子，一路上挨过他不少喝叱。

王北风心一横，鼓了一股勇气，想，豁出去了。鸟班长欺人太甚。

便与李四虎交手。

两个人伏在雪地里，将身子摆成一条直线。头一局，王北风想，你是老兵，给你个面子，手上就没咋使劲。李四虎很轻易地赢了，一赢就得意地叫：“算球了算球了，让你左手还轻飘飘的，你还嫩着呢，别伤了骨头。”一边笑，一边爬起来，拍拍屁股要换人。

王北风恼了，趴在地上不动，说：“李班长，再来一局。”

李四虎一愣：“操，还不服？那就再来。”

于是再来。王北风使出了吃奶的劲，最终还是输了。

连战三局，皆以王北风的惨败而告结束。

新兵们便都耷下脑袋，脸上分别有了惶惶的样子。李四虎站起身子又拍拍屁股，头一扬，把身子挺得很高大，反倒谦虚了，说：“要说呢，你劲儿蛮大的，就是要领有点那个……以后，老同志们会教你的。”

王北风看看李四虎，又看看新兵们，特别是看见了新到的几个女兵也露出惋惜和同情的目光，心里窝囊得要命，恨不得把地球踩个窟窿钻进去。

宋连长说：“车没来，继续活动。下面我和李四虎同志做示范。”

正要趴下去，忽听一声怯怯的询问：“首长，我可以试试么？”

大家扭头去寻，看见新兵堆里冒出个墩墩实实的中等个儿新兵，红着脸盯着宋连长看。

新兵们就振了精神，稍停又有些灰心：就这蔫儿巴叽的样儿，行么？

宋连长高兴了：“好，甭管输赢，单这精神就可嘉。”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石平阳，首长。”新兵答。脸蛋儿虽然腼腆腼腆的，目光里却有一种好斗的神气。

宋连长说：“好哇，石平阳，这名字响亮。李老一，上！”

李四虎冲石平阳龇牙咧嘴地笑了笑：“嘿……小石头蛋儿，让你左手？”

小石头蛋儿也笑笑，笑出一副憨厚样儿：“别，还是来公平的，我在家帮爹打过铁呢。”

李四虎一愣，脸皮刷地绷紧了，不再吭气，趴下身子，凶凶地喊了声：“来吧！”

右手对右手。

老兵们新兵们都围了过来，前排的新兵把掌关节攥得咯咯吱吱响，后排的新兵使劲往前拱。女兵们也挤在里面叽叽喳喳，漂亮的小脸蛋儿一个个都憋得很鲜艳，明显地制造着倾向于石平阳的情绪。

宋连长乐呵呵的，快活得就像是要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。他主动担任裁判，很耐心很严格地把两个人摆妥帖了，说了句开始，那两只小臂便不动了，像两根钢管，呈“人”字型架在地上。周围的骚动沉下来，只有雪花无声地往下落。两副额上的青筋随着喘息声的逐渐厚重，也一截一截地往外凸。身子像是冻僵了，纹丝不动地凝在雪地上。

嘴上无毛的新兵们开始冒汗了，暗中替石平阳把劲儿攒得很足。大家来自五湖四海，但有一个共同目标，打倒李

四虎，给老兵油子们一个下马威。女兵中有人认识李四虎，尖着嗓子泄他的气：“李班长呀，腿打颤了呢，要栽给新兵蛋子呢。”

宋连长东瞅西看，咬牙切齿地喊了一声：“加油！”

大约过了四五分钟，接兵的几个班排长在漫长的瞬间里终于熬不住了，纷纷喊起了号子，为李四虎助威。新兵们起先想喊不敢喊，待排班长们喊红火了，不知谁低哼了一声，算是起了个头。新兵人多，越喊越响，女兵喊得尤为可劲，尖叫声咆哮声膛音杂音一并喷发——

“新同志，加油——！”

“加油，石平阳——！”

如同一群嫩嫩的炮声，滚动在漫天飞舞的雪野里。新兵们攒了多时的劲，就通过这恣意纵情的喊声，递给了石平阳。

石平阳精神大振。喊声如一股洪流把他的手背胀厚了。脸色由红变紫，再变红；五官死死地拧在一起，犹如纠结的葛藤。两双脚趾已经抠进雪地，做着无声无形的搏斗。李四虎是另外一副光辉形象，两只眼睛紧闭，毛发竖立，棉帽歪斜，耷拉着压扁一只耳朵，皮下血液分明可见，似乎随时准备喷涌出来。胳膊肘下的雪地已融出很大一片水渍，棉军装由表及里几乎全部湿透。

又僵持了五六分钟。终于，先是一声闷响，紧接着，李四虎脑袋一偏，趴下了。

李四虎在紧要关头崩出来一个屁。李四虎后来再同老兵们说起这件事时，把惨败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这个生不逢时的屁。

比赛完了，石平阳爬将起来，脸蛋子红红的，说了句“李班长手下留情了”。然后望着宋连长谦虚地笑。

新兵堆里哇哇地热闹开了，王北风打量着石平阳，很想喊两句过瘾的话，但他没敢喊，怕李四虎和老兵们不高兴，只是用一种兴奋的、感激的目光向石平阳传递着默契。女兵中却有一个椭圆脸，很调皮地冲这边笑笑，扬手做了个带劲的手势，不管不顾地喊了一嗓子：

“石平阳，棒呵——”

接着又有一个苹果脸女兵振臂高呼：“向石平阳学习，向石平阳致敬！”

女兵们乱成一团，边笑边闹，把新老男兵们看得目瞪口呆。李四虎恨恨地骂了句：“妈的丫头蛋子，笑破了嗓子嫁不出去个蛋！”

不久，团里的车队来了。一位看样子比宋连长还要大的干部走过来，老兵告诉新兵，这位就是三营营长庄必川。庄营长同宋连长和老兵们热热乎乎地打了一阵招呼，又看了看新兵们，说：“大伙的气色都挺好的嘛！”

宋连长笑笑：“营长，一出精彩的节目你没看到。”便把扳手腕的经过讲了一遍。营长哈哈大笑，很感兴趣很重视的样子，问：“谁是石平阳呵？”

石平阳便应了声：“我就是，首长。”

营长全面细致地把石平阳看了一遍，哼了一声：“嗯，是块国防料子。”转脸又对宋连长说：“这个兵我要了，放你们一班去。”

石平阳和王北风被分到了一辆车上，驾驶楼里坐着宋